



三 通 小 叢 書

克 蘭 比 爾

法 耶 士 著

趙 少 侯 譯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83

目次

目

克蘭比爾(法耶士作).....

布特瓦(法耶士作).....

五

次

1

克蘭比爾 (法郎士作)

趙少侯譯

一 法律的莊嚴

克蘭比爾 法律的莊嚴，是整個兒盤據在法官以人民的名義所批示的每一件判決文裏的。當克蘭比爾，如老姆因為侮辱公安人員在檢察廳受審的時候，他明白了法律是何等樣的威重。在那個又華麗又黯淡的大廳裏，在被告席的長凳上落了坐，他看見了好幾位法官，書記官，穿長袍的律師，拿鎖鏈子的承發吏，憲兵，又看見了一道板壁的後面，許多不聲不響的旁聽人沒帶帽子的光頭。再看自己，卻佔據了一個高高的座位，直彷彿受審於各位法官之前，被告本人也假此得到一種倒零的榮光似的。庭長蒲里司坐在廳的那頭，兩位陪審官的中間，胸前掛着大學頒發的銀質棕欖勳章。一座代表法蘭西共和國

女神半身像，和一座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都懸在法庭壁上。總之，天上以及地上的例律都在克蘭比爾的頭上懸着呢。他當然很害怕。他是沒有哲學頭腦的，所以他也不自問一下，這半身像和這耶穌像究有什麼意義，他也不去推求耶穌與代表共和國的那女子瑪里亞納在法庭裏是否能和衷共濟。其實這卻正是應加考慮的事，因為教皇的主義以及宗教法，有許多地方與共和國的憲法以及民法是抵觸的。據我們所知，早年間各教皇的申論教義的策諭彙編是並沒有明令取消。耶穌的教會仍和當年一樣告訴人們只有教會任命的職權是合法的，可是法蘭西共和國仍然自以為是不屬教皇權力所管轄的。所以克蘭比爾頗可以合理地這樣說：

——諸位法官，魯班總統的話既然沒有人聽從，那末懸在你們頭上的耶穌便可以由主教聯席會議和教皇作代表，否認你們的職權。他在此地便是使

你們記得取消你們的權利的那個教會的權利，否則他在此地有個位子便是毫無意義的事。

對於這番話，蒲里司庭長也許可以這樣回答：

克 蘭 比 爾

——被告克蘭比爾，法國各君王和教皇一向是說不到一塊兒的。尼哥賽（註：Guillaume de Nigoret 十三世紀法王非里伯朝之首相，曾奉王命囚教皇鮑尼法司第八於亞納尼城，因而被開除教籍——譯者註。）曾被教皇明令開除教籍，但並沒有因這一點小事就喪失了他的政權。法庭裏掛的耶穌不是格雷瓜爾第七或鮑尼法司第八兩位教皇的那個耶穌。這個耶穌可以說是聖經裏面的耶穌，對於宗教法是一字不知的，並且也從來沒聽見談起過教皇策諭彙篇。

3 克蘭比爾聽了這番話當然可以這樣回答：

——聖經裏面的耶穌是一個很「德謨克拉西」的人。並且他自己所受的裁判是一千九百年來基督教的各民族認為法律上的一種錯誤的裁判。所以，庭長先生，若以耶穌的名義來裁判，我相信僅僅四十八點鐘的監禁你也不敢判我的。

但是克蘭比爾不管是歷史的，政治的或社會的觀察，他是任何觀察也沒有。他只是驚愕而已。圍繞着他的堂皇富麗使 he 想到司法是尊貴的東西。心里充滿着敬意，在恐怕中這樣沉浮着，他是已準備着把他個人犯罪的問題完全交於法官的手裏了。捫着良心，他自己覺得是沒有罪；但是他覺得一個賣青菜的小販的良心，在代表法律的各種東西及社會懲罰罪人的執行者面前是多麼渺小的東西。並且他的律師已讓他半信他不是沒有罪的人了。

法官的一種潦草的迅速的審問，又把壓在他身上的那一點責任都給解除

了。

二 克蘭比爾的意外事

克蘭比爾·如老姆是個在街上叫賣的小販，推了小車子喊着：『白菜，大蘿蔔，胡蘿蔔，』滿城的跑。他有大蔥的時候，他就喊：『成把兒的龍鬚菜呀；』因為窮人的龍鬚菜就是大蔥。十月二十那一天，也就在日中的時候，他正沿了蒙瑪特街望下走，巴耶太太，「保護神」字號鞋店的老闆娘，走出了她的店門，來到青菜車子的跟前。滿不在乎似的掀起一把大蔥，就說：

爾 比 蘭 克
——你這大蔥，可不是好大蔥。多少錢一把？

——十五個銅子一把，老闆娘，再沒這麼好的了。

——十五個銅子，三棵壞大蔥？

她一賭氣把那把大蔥擲回小車上。

也就在這個時候。六十四號巡警忽然走來，對克蘭比爾說：

——別站住！

克蘭比爾，五十年來，從早到晚就沒站住過。因此這樣一個命令，在他看來是很合法，並且順人情的。就滿心預備服從這個命令，他催着老闆娘要買什麼趕緊買。

小——『買東西總得挑選啊』老闆娘酸溜溜地說。

她跟着把所有的大慈把兒全從新摸了一遍，纔留下她看着頂好的那一把書，緊緊抱在懷裏，其形彷彿教堂圖畫裏，聖女抱着光榮的桂枝似的。

——我給你十四個子兒。這就很夠了。我還得上店裏拿去，身上沒帶着。

抱着大慈，她回進店裏。可是一位買鞋的太太，抱着一個小孩，比她先

一步已走進了店堂。

在這個時候，六十四號巡警第二次又對克蘭比爾說：

——別站住！

——『我等拿錢呢。』克蘭比爾回答。

——『我不管你等錢不等錢；我叫你別站住。』巡警堅決地說。

然而，那老闖娘，在店裏，正給一個十八個月的小孩試穿藍色鞋子，孩子的母親還直着急，大蔥的綠汪汪的尖頭在櫃台上憩着。

克蘭比爾在街上推車推了半個世紀，他原知道服從官廳的代表。但是這一次，他處在一個特別情形之下，一面是義務，一面是利權。他是沒有法律頭腦的。他不明白一種公共的義務不能因為他要享受一種私人的利權就隨便免除的。他太重視了他的利權，收入十四個銅子，他因此就不十分顧到他

的義務，他的義務是推起車子向前走，老是向前走。所以他依然留在那里。

第三次，六十四號巡警，坦然地，並沒有發怒命令他不要站住。

六十四號巡警的習慣和巡長孟都西恰好相反，孟都西老是恫嚇，可永遠不罰，他是告誡的話極少，可是扭區罰辦那一套把戲來的挺快。他的性情就是這樣。雖然有點陰壞，可是一個頂好的公務員，一個正直的軍人。跟獅子那麼勇敢，跟羊那麼馴順。他就知道遵守命令。

——你沒聽見嗎，我叫你別站住？

克蘭比爾自己想著，停留此地的理由實在太大，不能不認為充分。他簡單地並且老老實實地提出了這個理由：

——喂！我沒告訴你說我這兒等錢嗎？

六十四號巡警就說：

——你要我把你帶走嗎？你若要的話，你就說好了。

聽了這話，克蘭比爾慢慢地聳了肩膀，淒然看了看巡警，然後看着天。這一看的意思就是說：

克 蘭 比 爾

「老天爺看着我呢！我是一個藐視王法的人嗎？我能譏笑管轄這個走販職業的那些章程命令嗎？清早五點鐘，我已在菜場的方磚地上站着。一到七點鐘，我就推着車，兩手在車把上磨得火熱。喊着：「白菜，大蘿蔔，胡蘿蔔！」我已是過了六十的人。我已是累乏了的人。你還問我是不是要舉反叛的黑色旗？你這是開玩笑，並且玩笑也開得太厲害。」

也不知是巡警沒懂得這一看的意義，也不知是他從中沒看出可以饒恕抗命的理由，這巡警依然暴聲問他是否明白了一切。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孟瑪特街上的車是擁擠極了。馬車，排子車，運地

毯的車，公共馬車，運貨馬車，你挨我，我挨你，彷彿粘住，拆不開了。這些車子一不動，馬上，喊叫聲跟咒罵聲就起來了。趕馬車的隔着老遠跟賣肉的伙計早彼此罵得很痛快，公共馬車上的車夫，認定了克蘭比爾是這回擁擠的禍根，便罵他「齷齪」。

三 這時候行人便道上，看熱鬧的人也擠着很多，正在留心看打架。巡警一看有人在注意他，便一心只想賣弄他的勢力。

小 叢 ——『好了。』他說。

書 他跟着從口袋裏抽出一本油膩的日記簿和一枝短鉛筆。

克蘭比爾正在繼續想他的心事，並且只是聽從他內心的一種力量。況且那個時候，他也沒法子前進或後退。他的小車輪子不幸和一輛牛奶車的輪子已纏上了。

他亂抓小便帽底下壓着的頭髮，喊說：

——我不是告訴過你，說我等我的錢嗎！這夠多麼倒霉！晦氣晦氣！真叫糟糕！

克 雖然這些話表示的是失望而不是反抗，六十四號巡警卻認為是辱罵他了。
蘭 又因為在他看來，一切對巡警的辱罵總不外乎「該死的母牛」這個歷代傳
比 下來的，合規矩的，公認的，根據禮教的，簡直可說是教義所規定的方式，
爾 他所以不知不覺的將克蘭比爾的話在這個方式之下聽進了耳內，並且把它變
成了具體的話。

——啊！你罵我：「該死的母牛！」很好，跟我走罷。

11 克蘭比爾驚呆了，急壞了，睜着兩隻被太陽曬紅的眼睛看着六十四號巡
警。拉着一條又乾又啞的嗓子——這個音又好像從頭頂上冒出來，又好像從

脚後跟鑽出來——兩手交差着挨着他的藍褂子，他叫了起來。

——我說了：「該死的母牛？」是我說的嗎？……

店裏的伙計們和小孩子們看見要把克蘭比爾帶區，都很高興，大笑。因為這個事正對他們的胃口，所有的羣衆都是愛趕齷齪的，激烈的熱鬧場的。可是有一個老人。滿臉嚴肅的樣子，穿着一身黑，帶着一頂大禮帽，分開羣衆的圈子，走到了巡警的身旁，很和氣，但是堅決地低聲對他說：

——你弄錯了。這個人並沒有罵你。

——「你管你自己的事吧」巡警回答。他並不說恫嚇的話，因為跟他說話的是一位衣冠齊整的人。

那老人沉住了氣，還是一個勁兒很堅決地替克蘭比爾分辯。巡警就吩咐他到區裏去講。

那時候，克蘭比爾老是喊着：

——那末，我是說了「該死的母牛」了，哎喲！……

他正說着這些表示驚異的話，那位鞋店老闆娘巴耶太太，手裏拿着十四個子兒，奔着他來了。可是六十四號巡警已抓住他的衣領。巴耶太太心裏想到欠一個扭區罰辦人的錢是用不着還的了，就把十四個子兒放進了圍裙的袋裏。

眼看着他的車子是歸公保管，他的自由是沒有了，脚下是個無底深坑。太陽是熄滅了。克蘭比爾口裏咕噥着說：

——可是，究竟……

13
見了區長，那個老人聲明他因車擁擠被阻在街心，親眼看見吵鬧的事，他敢斷言巡警並沒有挨罵，是他自己聽錯了。他並且報告了他的姓名及職銜

！他是馬吉·達維博士，昂樸士巴雷醫院的總醫官，四等光勳章。在別的時
候，這樣一個證人就可以使區長明白了案情。然而那時候，在法國，是學者
都不大能得人的信用。

三 克蘭比爾的逮捕是實行了。他在拘留所過了夜，第二天早晨，坐着囚車
通，移到了看守所。

小 他看着監獄也不覺得痛苦，也不覺得可羞，他只覺得監獄是需要的。一
叢 進門使他注意的是四壁和地磚的那份乾淨。他說：

書 ——要說地方乾淨，可真乾淨，簡直可以在地上吃飯。

等騰了他一人在屋裏了，他想把坐着的條凳望前拉一拉，但是他發現凳
子是做死在牆裏的。他高聲宣佈了他的驚異的意思：

——這是多麼奇怪的主意！這個，我是萬也想不出來的。

他坐下來，攏了雙手轉大姆指，老是覺得奇怪，沈靜和孤單讓他難受。他真煩悶，他心裏想着他那歸公保管，裝滿了白菜，蘿蔔，芹菜，萵苣的小車子。心裏想道：

——他們把我的車弄到那兒去了？

第三天，他的律師來看他了，就是勒麥爾先生，巴黎法律界最年輕的律師，並且是法國愛國會的會長。

克蘭比爾想法子把案情講給他聽，在他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因為他沒有說話的習慣的。可是若有人在旁幫一點忙，他也許能對數下來。然而他的律師老是搖頭，不信他話的神氣十足，翻着文件，老是說：

——啊哼！啊哼！這些話，文件上全沒有？……

隨後，他有點疲倦了，拿手捲着他的金黃色的鬍子，說了：

——爲你的利益起見，也許還是老實招認的好。在我看起來，我以為你這種絕對否認的法子是異常蠢笨的。

此後，克蘭比爾也許會一切都招認，倘使他果然知道應該招認什麼。

三 克蘭比爾在法院

院長蒲里司實足費了六分鐘的工夫來審問克蘭比爾。倘使被告能照着所問的回答，案情當然可以更明白一點。但是克蘭比爾是沒有辯論的習慣的，並且在這樣一個團體裏，他是又敬又懼，把嘴封了個結實。所以他一聲也沒有響，而是院長自己隨問隨答的，答的話卻都是不利於被告的。院長這樣下了結論：

——總之，你是承認了曾說過「該死的母牛！」

——我說了「該死的母牛，」因爲巡警先生說了「該死的母牛！」於是

我說了「該死的母牛！」

他的意思是要說他是出其不意的被人栽了贓，在十分驚異之下，他不覺重述了一次人家硬編派他說過而他確實未說過的話！在堂上他雖只說了「該死的母牛！」一句話，但是那就等於他說了：「我能說這樣辱罵的話嗎？你能信這事嗎？」

院長可不這樣解釋。

——「你是不是要說巡警先罵了這句話？」他問。

克蘭比爾不想再聲辯，因為太難了。

——「你不再堅持了。還是不堅持的好。」院長說。

他隨着傳證人上堂。

六十四號巡警，名叫馬特拉的上堂立了「說實話，只說實話」的誓。跟

着就這樣報告：

——十月二十正午，服務期間，我在孟瑪特街看見一個好像走販的人把車子停在門牌三百二十八號的前面，因而釀成了擠車的現象。我前後三次命他走開，他不聽。於是我通知他要帶區罰辦。他大聲回答我：「該死的母牛！——我覺得這句話是有侮辱性的。」

這段有力量有分寸的報告，堂上聽了，表示明顯的滿意。被告方面曾舉出鞋店老闆娘巴耶夫人及馬吉先生，昂樸士巴雷醫院的總醫官，四等光勳章。可是巴耶夫人是任什麼也沒看見，也沒聽見。只有馬吉博士是擠在圍住巡警的羣衆裏面。他的供詞引起了一個波折。他說：

——我曾當場目觀這回事。我看出巡警是弄錯了，因為他並沒有挨罵。我當即走到他的身旁，告訴他弄錯。巡警抓住那商人預備帶走並且叫我跟他

到區。我到了區。我在區長面前把我的聲明又述了一遍。

——『你可以坐下。』院長說。『書記官，再傳證人馬特拉上堂。』

——馬特拉，當你執行拘捕被告手續的時候，馬吉博士沒有讓你注意你是誤會了嗎？

——也可以說，院長，他是罵了我了。

——他說了什麼？

——他對我說：「該死的母牛！」

旁聽席中發出一陣嘈亂和笑聲。

——『你可以退下。』院長趕緊說。

他一面通知聽衆，說這種不敬的現象如再發生，他便命令大家退席。這時被告律師已得意洋洋地在幌搖着他的大袖子，大家那時都以爲克蘭比爾可

以宣告無罪。

大家安靜下去了，律師勒麥爾站了起來。他的辯護詞開端是先誇獎本地警務人員，他說：『這些替社會服務的人員，所得甚微，可是時刻忍着勞苦。』

三。冒着危險，每天過着英雄的生活。他們都是昔日的軍人，現在雖非軍人卻仍保守着軍人的風範。說他們是「軍人，」便是把我要說的一切好處都說盡小了。……』

叢 從這兒，勒麥爾律師毫不費力地講到對於軍人道德應有的欽佩。我說他書 是不能容忍他人對於軍隊有微辭的，他本人就是屬於這個國家的軍隊，這是他甚以為榮幸的事。

院長點點頭。

勒麥爾律師，真的是後備軍裏的中尉。他也是奧特利區裏國民黨的候選

人。他接着又說：

——當然，我是十分知道每天這些維持公安人員替巴黎民衆是怎樣的效勞，其勞苦是怎樣的可貴。所以倘使我看克克蘭比爾真是一個侮辱昔日軍人的人，那我是決不會應允做他辯護律師的。有人告他說他說了「該死的母牛」。這句話所含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倘使諸位翻一翻「土話字典」，就可以看見這樣一段解釋：「牛胚——即懶人，跟牛一樣的臥着，任事不願做。母牛——被警廳出錢收買的人，警廳收買的奸細。」在某種社會裏，確實有「該死的母牛」這種說法。不過問題是在此：克克蘭比爾究竟是怎樣說的這句話？甚至於要問他究竟說了沒有？關於這一點，請你們許我加以懷疑。

我並不疑到巡警馬特拉有什麼惡意。然而方纔我們已經說過，他的職務是辛苦的。有時候他是十分疲乏，十分勞苦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以有

聽覺方面的一種幻誤的。當他方纔告訴諸位說馬吉·達維博士，曾得四等光勳章，現任昂樸士巴雷醫院的總醫官，一位科學界的泰斗，一位上等社會的先生也叫了「該死的母牛」這樣蠢話，我們只好承認馬特拉是受精神病的轄制，說得厲害點，他是被病催的說夢話了。

三 況且即使克蘭比爾真說了「該死的母牛」這句話，也得問一問這句話出小之於他的口，是否仍有觸犯了警章的性質。因為克蘭比爾是私生子，他的母親是個貪酒無行的墮落婦人，他生下來就帶着酗酒的遺傳。諸位看他這個樣子，六十年的窮困將他弄成了這種癡樣子。你們簡直要說他是毋庸負責的了。

勒麥爾律師說完了坐下。院長蒲里司咕咕嚕嚕讀了判決文，判決克蘭比爾十五天監禁，五十佛郎罰金。法庭到底是信了巡警馬特拉的聲明。

克蘭比爾由人引着穿過法庭的長廊，那時他甚感覺需要旁人對他的同情。他轉身向着引他的法警，叫了三聲：

——老總！老總！喂？老總！

隨後他嘆了一口氣說：

——不過是十五天！倘使他們早告訴我是這樣的……

他緊跟着又這樣想：

——這些先生們，他們話說的太快。他們說是說的很好，可就是太快。和他們是沒法子分辨的……老總，你不以為他們話說的太快嗎？

但是那個法警老是不開口，一個勁兒走，也不回頭。

克蘭比爾又問他：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

法警依然不響。於是克蘭比爾淒然對他說：

——人們對一條狗也有說話的。你爲什麼不跟我說話？你永遠不開口，不怕把它悶臭了嗎？

三

四 替蒲里司庭長辯解

判詞宣讀以後，幾個看熱鬧的人和兩三位律師便離開了法庭，書記官已經點名傳審另外一案。走出去的人對於克蘭比爾一案沒有絲毫感想，這一案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因此他們此刻連想都不想它了。只有賚爾米特先生，那個木刻畫家，那天是偶然到了法庭旁聽的，還在那裏深思他剛纔所聞的與所看的一切。他一手搭在了律師奧巴雷的肩上：

——『蒲里司可以令人誇獎的是』他說，『他能抵抗住我們腦筋裏所有的那種無謂的好奇心，而能夠約束着自己不犯願意百知百曉的那種精神方面』

的驕傲的陋習。若把巡警馬特拉與達維博士雙方相反的供辭擺在一起來研究，法官就不免要走進一條只有疑惑與躊躇的道路。引用批評學的規例來考察事實的那一種方法，是與良好的司法管理法不能調和在一起的。倘使法官一不小心引用了這個方法，那末他的判斷便須聽憑他個人的觀察力及人類種種的痼疾了，可是個人的觀察力常常是不很大的，而人類的痼疾卻是常川不息的。那樣一來，判斷還有什麼權威可言？至於歷史的方法，我們實不能否認它是絕對不能供給它所需要的正確性的。為這個，我們只須提起拉賚。滑爾泰的遭遇就夠了。

有一天拉賚正閉門坐在倫敦的塔裏，和平常一樣，做他的世界史的下半部，此時在他的窗下有人吵起來了。他便走過去看這些人爭吵，等他回身再工作的時候，他心想是已把這些人看清楚的了。但是到了第二天，他把這事

講給一位朋友聽的時候，這位朋友當時是在場的並且還夾在裏面吵的，他說的卻沒有一句不是和他朋友所知的相反的。他於是想到一些遙遠的大事的真情實是難以知道的，因為在眼面前發生的事他都會弄錯了，他便把他的歷史的抄本擲在火裏。

三 倘使各法官都像拉賚先生這樣拘謹，他們也不免要把他們的判詞全都擲在火裏了。可是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做。因為那便是一種不公正的行爲，便是犯了罪的行爲。「知」是應該拒絕尋求的，但是不可拒絕審判。那些主張法庭的判斷應該根據事實而作有規則的討探的人乃是危險的詭辨家，乃是公民法軍隊法的刁奸的仇敵。蒲里司庭長的頭腦的確是司法中人的頭腦，所以他決不肯讓他的判決文去聽憑那結果總離不開紛爭的理性和科學的兩重支配。他的判決文是根據教義與傳統的，因此他的憑判便等於教會裏的十誡，而他

的判詞便頗有宗教法的意味。我認爲他的判詞是由某幾條教規裏抽出來的。比方說，你看他分編證據的種類的時候是並不根據人情與人類真理的不定的，欺人的性質的，他所根據的乃是一些基本的，永久的，明顯的性質。他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來估量一切證據的。還有比這更簡單妥當的方法嗎？他認爲一個警士是按照警察的種類很玄渺地組成的點名簿上的一個號頭，這個號頭所供的證據是無可非難的。這並不是說在他心目中生於珊督孟多的馬特拉是永不會弄錯的一個人。他從來沒有想到馬特拉有很銳敏的觀察力，也沒有想到他會用一種精確的嚴謹的方法考察事實的。說句實話，他看見的不是馬特拉本人，乃是六十四號巡警。因爲他是這樣想的：一個人是可以弄錯的包祿，彼得都會弄錯的。狄卡德，迦桑第，賚白尼支，牛頓，皮沙特，克洛特巴爾納也可以弄錯的。我們理性方面的錯誤是數不清的。五官的感覺，腦筋

的判斷原是幻想的泉源，猶豫的動因。所以一個人的證據是不該信的。然而一個號頭的話卻是我們可以信的。生於珊督孟多的馬特拉是可以有錯誤的。不過六十四號巡警，他的屬於人的方面除開，是不會有錯的。他是一種原質。一種原質身上是絲毫沒有那些附在人身上騷擾人，導壞人，哄騙人的東西的，原質是純潔的，全身不壞的，不攙假的。所以法庭毫沒有躊躇就推開了達維博士所供的證據而承認了六十四號警士的供詞。因為達維博士祇是一個人，而六十四號警士乃是一種純潔的意象，宛如上帝派到法庭來的一綫曙光。

蒲里司庭長把事這樣處理，他靠得住是得到了一種妥善無誤的德性，法官可以希望獲得的也只有這一種。如果作證的人是一個腰間掛刀的人，那末應該聽信的便是腰刀而不是帶刀的人。人是應該蔑視的，他可以弄錯的，腰

乃是不得輕視的，它是永遠有理的。蒲里司庭長是深切地了解法律的精神的。社會是以強權作根據的，所以強權便應如社會的尊嚴的基石一樣爲人所尊敬。司法便是經理這種強權的東西。蒲里司庭長知道六十四號警士是國王的一小部份。在國王所委的每一個官員裏都存有國王的意志。毀滅六十四號警士的威權便是減少政府的勢力。正如鮑許埃在他的洋洋大文聖經裏面的政治思想中所說，吃朝鮮蕨的葉子便是吃朝鮮蕨本身這顆菜。

一國裏面的武器原都是朝着同一個方向的。如果使它們彼此對抗起來，那末就把國家弄得顛顛倒倒了，所以依據了六十四號警士的供詞，克蘭比爾便被判了十五天的監禁與五十佛郎的罰金，這是天公地道的。我彷彿聽見蒲里司庭長自己在解釋他這個判詞的崇高壯麗的理由。我彷彿聽見他這樣說：

——我所以依據六十四號巡士的供詞來判定這個人的罪，乃是因六十四號警士是公共勢力的出產品，如要明白我這種辦法是否妥當，你們只須想一想倘使我是反過來辦，該是怎樣的情形好了。你們馬上便看出那是糊塗極了。

三。因為倘使我逆着強權來判斷，我的判詞便不能實行了。先生們，你們要注意到法官之所以得人服從便是因為有強權在幫助着他，如沒有憲兵，法官不過是一個作夢想的人而已。我若判斷一個憲兵的話是不對，我便是自害自。並且法律的精義也反對這種行爲。除強扶弱，那便是更換我責任上應維持的那個社會的秩序了。司法的責任是明令通過一切已成立的不合公理的行爲。你們幾時看見過司法會反對窮兵黷武的辱人國家的人和盤剝重利的好人嗎？等到一種不合法的勢力起來了，司法只要把它加以承認便使得它變爲合法，一切的關鍵全在手續上，有罪與無罪所差者只是一紙公文的厚薄。克蘭比爾

！你爲什麼沒有強權呢？如果你叫了「該死的母牛」以後，你能叫人擁戴了你作皇帝，大執政，民國總統，或是僅僅一個市政府的參議，我敢對你擔保決不會判你十五天的監禁五十佛郎的罰金了。我會認你絲毫無罪的。我這話你儘可以相信的。

爾 比 蘭 克

蒲里司庭長一定會說這樣的話，因爲他是有法律精神的，他知道一個法官對於社會的義務是什麼，他原是有秩序地合規則地在保護着社會的種種原則。司法原是屬於社會的。只有不懷好意的人纔願意司法變成仁厚心慈的東西。管理司法本是用一些固定的規則來管理的，動輒皮膚起粒或運用智慧的光明是不可能的。尤要緊的是你不可要求司法請它必須公正，它用不着公道，因爲它本身便是公道，並且我簡直要對你說，講公道的司法這種觀念只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腦經裏纔會發萌芽的。不錯，瑪諾庭長判的判詞是公

正的。但是被人們取消了，這也是很公道。

真正的法官對於證據都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判斷的。在克蘭比爾的案中和其他更著名的案中都可以看出這種情形。』

三 賽爾米特先生說了這一大篇話，一面從拍北杜大廳的那一頭走到這一頭。

小 奧巴雷律師是深知法庭的，拿手搔着鼻尖回答他說：

叢 書 如果你願意聽我的意見的話，對你說，我實不信蒲里司庭長竟會高升到這樣一種高奧的玄學裏。據我看起來，他所以把六十四號警士的供詞當作真情實話，無非是他一向就看見人家是這樣做。人類的大多數的行爲的理由是應該在摹仿方面去搜求的。順着習慣做，永遠是被人當作忠厚人的。所謂君子人者，無非就是那些和他人一樣行動的人而已。

五 服從民國法律的克蘭比爾

克蘭比爾被人送回了監裏，坐在鎖住的小條凳兒上，心裏充滿了驚奇和欣賞。他自己也不很知道法官們是弄錯了。法庭仗着形式上的莊嚴沒讓他看出它的切身的弱點。因此不敢相信自己是對的而那些說出理由來他全不懂的法官反會弄錯的：他想像不到在這樣雄美的儀式裏會有點歪邪的東西。因為他向不到教堂，向不到總統府，他一生從沒看見過警廳開審這樣雄美的派頭兒。他他知道他沒說：「該死的母牛。」現在卻因說了這話而判了十五天的拘留，在他的腦經裏，這是一件莊嚴的神秘事，也可說是一條教徒們雖不了解而依然信其真的教義，是一宗模糊的，光耀的，可敬的，可怕的，上天的暗示。

這個老頭兒自己承認犯了不可思議地侮辱了六十四號警士的罪，正如聽

牧師講教義的小孩自認犯了夏娃所造的罪，情形是相同的。法庭判詞告訴他說他喊了「該死的母牛。」那末，他是真喊過「該死的母牛」了，一定是一種神祕的喊法，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喊法。他被他們送到一個超人的境界裏去了。他所受的裁判簡直就是啓示錄。

三 他對於他犯的罪固不甚清楚，他對於所受的處罰也並不更清楚。他的判罪在他看來，那是一種儀式隆重根據古禮的高超的東西，是不能了解，不准叢爭辯，毋庸欣幸也毋庸悲怨的東西。在這個時候，他倘若看見蒲里司庭長，頭上圍着一圈白光，張着兩個白翅膀，從半開的頂棚飛進來，他對於法律的榮光的新的顯示也不會詫異的。他無非說上一句，『你看我的案子還沒完呢』就是了。

第二天，他的律師跑來看他，對他說：

克 蘭 比 爾

——喂，夥計，你還不很難受罷？鼓起勇氣來，兩個星期很快地就過去了。咱們不要太抱怨人。

——提起這個話，總得說那幾位先生實在是溫和，很客氣；一句粗話都沒有罵。我若沒有親眼見，我真不能信。並且那位老總還帶着白手套，你沒看見嗎？

——仔細想一想，咱們老實招供是辦對了。

——也許是的。

——克蘭比爾，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有一位作善事的聽我說起你的情形，交给了我五十佛郎，替你付那筆判決的罰金。

——那末，你幾時把五十佛郎給我？

——將來交給書記官。你就不用問了。

——不管怎樣，我總得感謝那個人。

接着克蘭比爾就喃喃地說：

——我遇見的事可不是尋常的事。

——克蘭比爾，你不要張大其辭。你的案情並不是少見的。差得遠呢。

——你不能告訴我他們把我的小車子塞到那裏去了嗎？

六 輿論前的克蘭比爾

克蘭比爾出了獄，還是推着小車在蒙瑪特街上喊：「白菜，大蘿蔔，小蘿蔔！」他對於他已過的意外事，也不覺得可驕，也不覺得可羞，他也沒有什麼悲苦的回憶。在他的腦經裏，那個事就跟演劇，旅行，作夢一樣，他最高興的是又能在泥裏，在鋪路的方石上走道兒了。又看見頭上的水淋淋跟小水溝一樣髒的天，所謂本城的好天。他到了每條路的角上都要停下來，喝

一杯，隨後無拘無束，高高興興，往手上唾口吐沫，潤潤帶蘭的掌心，抄起車把再推了小車子走。在他的前面一些小麻雀，跟他一樣，清早就起，窮得在馬路上找吃的小鳥一陣飛起，緊跟着就是大家聽熟了的他的喊聲：「白菜，大蘿蔔，小胡蘿蔔！」一位老太太，走了過來，手摸着芹菜對他說：

——克蘭比爾伯伯，你出了什麼事了？纔有三個禮拜沒見你了。你不舒服了？你氣色不大好看？

——聽我告訴你，麻育西太太，我在獄裏過舒服日子來着。

說真的，在他的生活裏，的確沒有一點改變，所差者就是他現在到酒店裏比往常去的勤點兒，因為他心裏總以為這是該慶賀的，本來麼，他是認識了一些慈善人了。還有，就是他回到他的小閣樓的時候總是高興的。躺在草褥子上，拉過那幾隻本街賣栗子的借給他當被蓋的口袋，他這樣想：

——監裏，沒有什麼可怪怨的，一切需要的東西全有。不過在家裏究竟更舒服一點。

他這種滿意為期很短。他很快地發現了他的那些女主顧對他很冷淡。

——頂好的芹菜，關綽太太！

——我不要什麼。

小 怎麼，你什麼也不要？你不能專喝西北風呀。

叢 關綽太太也不回答他，神氣十足走回她開的大麵包房裏。那些老闆娘和看門的女人從前老是包圍着他的綠英英花簇簇的小車子的，現在見他來就掉過頭去不理他。他來到「保護神鞋」店的門口，他的官司的發源地，他叫了：

——巴耶太太，巴耶太太，你上回還欠我十五個子兒呢，

但是坐在賬桌上的巴耶太太連頭也不肯回一回。

克 歪在小瑪丁的車上。正捏着一顆大的白菜。她的頭髮在陽光底下發着光彷彿
蘭 是一堆盤着的金線。那個小瑪丁，一個分文不值的人，一個醜惡的怪物，手
比 捧着心在那裏直詛咒說世上沒有比他的更好的貨物。一看見這個情形，克蘭
爾 比爾的心碎了，他推着小車奔了瑪丁的車，發出一種悲哀的破裂的聲音對洛
爾太太說：

——忽然變了心買別人的東西，這是不對的。

洛爾太太不是一位公爵夫人，她自己也承認。在社會裏他對於運囚車和
拘留所是得不到一種觀念的。但是無論作什麼職業，一樣可以做忠厚人的，

對不對？人人都有他的自尊心，誰也不願意和一個剛出獄的人交買賣的。所以她回答克蘭比爾的時候，不免裝出要嘔吐的樣子。那個老走販，感覺出這種侮辱，大聲叫了起來。

三 ——你這個陰險女人，去你的罷！

通 洛爾太太手裏的綠白菜落在地下，她也喊了起來：

小 ——滾開去，你這個吃回頭草的老馬：這個東西剛剛從監牢出來，就敢罵
叢 人！

書 克蘭比爾倘若沉住了氣，他是決不會責備到她的地位的。他原很知道在世上我們不能愛作什麼就作什麼，職業是不許人自己挑選的。並且在那一行裏都有好人。他平常的習慣是很聰明的。向不打聽他的女主顧在家裏究竟幹些什麼事，所以他對任何人也不會輕視的。可是這一次他是氣瘋了。他一

連三次罵洛爾太太陰險的女人。爛死屍，楊花水性。一大羣人圍上了洛爾太太和克蘭比爾，這兩位又交換一些比方纔更隆重的圍罵，他們一定會一直罵下去，假使沒有一個巡警突然跑來，一聲不響，一動不動，使他們兩人一剎時誰也不響誰也不動。他們彼此走開了。可是這一場熱鬧，鬧得克蘭比爾在蒙瑪特街和利水街人們的腦筋裏更無立足之地了。

七 影響

老頭子一邊走一邊咕嚕：

——這可真是個「刺兒頭」，並且也沒有比這個娘兒更「刺兒頭」的了。但是他心裏並不這樣責備她。他並不因她所為而輕視她。並且他還敬重她，知道她很省儉很能做人，當初他們很高興地在一起談過話。她對他談到她的在鄉下居住的父母。他們兩人同樣地盼望能夠種一個小園子，養一些母

雞。她原是一個好主顧。等到看見她向小瑪丁，一個分文不值的人，一個齷齪的怪物買白菜，那好比是當胸一刀；等到看見她做出輕視他的樣子，火就不打一處來了。

三 最糟糕的是把他當癩人躲着他的不僅是洛爾太太一個人。誰也不願意再認識他了。全都像洛爾太太，麵包店老闆娘關綽太太，鞋店老闆娘巴耶太太似地，看不起他，躲着他。簡斷絕說，整個兒的社會全都這樣對待他了。

叢 如此說來，就是因為在監裏關了十五天，於是連賣大蔥都不行了！這個事書 是公道嗎？一個老實人，因為他和官方面，有過點麻煩，於是大家就逼得他活活餓死，這叫什麼道理？因為他若賣不了他的青菜，他只有等餓死就是了。

他好像收藏不得法的酒，漸漸變成辛酸了。先是跟洛爾太太吵嘴，後來是跟任何人都吵嘴了。他對女主顧，為一點兒小事，他就開口傷人，並且你可

克

以相信是毫不留情，倘使他們挑選貨物的時候多一點，他就說她們爭長論短三心兩意，在酒館也是這樣，他老罵一齊喝酒的伙伴。他的朋友，賣栗子的簡直認不出是他來了，他常說這個克蘭比爾老伯伯真成了一個刺蝟了。這話不能否認，因為他委實變得不通世故，不達人情，並且動不動就罵人。皆因他覺得社會是不良的，可是他又不能像一個倫理和政治學校的教授那麼容易來發表他的意見討論現行制度的不良及必須的改革，他的思想不能有秩序有分寸地在腦經裏逐漸發展。

蘭

比

爾

惡境遇把他變成一個不公道的人。他的怨怒往往移在一些並無意陷害他的人身上，有時候還移到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有一次他抽了亞爾封司一個嘴吧，那個賣酒人的兒子，因為他問他在牢監裏舒服不舒服。他打了打還對他說：

——髒孩子！你的父親賣毒藥發財的纔應該送到牢裏去。

這種行爲這種話都與他的榮譽有礙，因爲賣栗子的責備他的話很公道，他說他不應該打一個小孩，也不應該責備他有這樣一個父親，父親不是他自己隨便選中的。

三 他現在是喝上酒了。錢越掙的少，燒酒越喝的多。當初他本是省吃省喝小能積錢的，所以他現在有時也很驚奇自己的變化。

業 能——「我從來不貪酒的，」他說，「人老了就漸漸不大講理了，這可不能不信。」

有幾次他也嚴厲責備他自己的無行和他的懶惰。

——我的老克蘭比爾，你簡直全不行了。

有幾次他自己弄錯，自以爲不是貪杯。

——過個一陣子，我總得鬧這麼一杯，纔能有力氣，纔能嗓子不乾。我肚裏實在有點東西是燒焦了。只有喝一口下去，纔能潤一潤。

常常的他趕不上清早的菜市。他於是便裝載一些爛壞的貨色，人家賒給他的。有一天他覺得雙腿發軟，心發蕩，他把小車留在車棚裏，那一整天就

在賣牛雜碎的羅士太太攤上打轉，並且菜場裏的酒館他都跑到了。到了晚上

，坐在一個大筐上，他仔細想，他發覺出他的衰落。他記起他初年的力量，

他昔日的功作，他長期的勞苦，他快活的餘利，他數不清的日子，老是平均而充滿的日子，他記起晚上怎樣等候青菜而在菜市方石地上的走溜兒，怎樣

一捧一捧把菜抱到車上排的挺好看，督都爾大娘賣給他的小杯寇寇茶，怎樣立等着滾熱的一口吃下，怎樣有力的握起車把；他又記起他的喊賣聲，好似雞鳴，震動了清晨的空氣；他記起他在人烟稠密的街上的奔跑，以及他這一

世所度的清白的辛苦的牛馬生活，在五十年長時間裏他推着活動的菜攤把菜園裏的時鮮貨送給那些熬夜焦慮因而憔悴的城裏人。他於是搖着頭嘆了口氣說：

——沒有了，當年的勇氣我是沒有了。我完了。菜裏蟲子菜裏死。還有
 三 一節，是自打我吃官司以後，我的性情也跟先前不一樣了。我不是從前那個
 通 小人了。

叢 總之，他是提不起興來了。一個人，到了他這份兒上只好算是整個兒爬
 書 在地下再也起不來了。是走過的人都望他身上踏一脚。

八 最後的影響

窮困是來了，走頭無路的窮困。這個老頭兒當初從蒙瑪特街口袋的帶回來值一百子兒的銀角子，現在是一個圓銅子都沒有了。並且正是冬天。他已

被人趕出閣樓，此刻就睡在一個車棚裏小車子的底下。雨是下了二十四天，陰溝都滿出來了，車棚裏也存了大水。

他伏在他自己的小車子上，車下是霉腐的水；只有蜘蛛，老鼠，怪貓是他的伙伴，他在這黑影裏想着心事。這一整天他任什麼也沒得吃，賣栗子借他蓋身的口袋也沒了，他記起了政府供給他吃睡那兩個星期。他羨慕囚犯的造化，他們不受冷也不挨餓。他於是想起一個主意。

——我不是知道這個祕訣嗎，為什麼我不去用它？

他立刻起身，走到街上。那時還沒到十一點。天是那麼淒涼，那麼黑。下着霧，比雨還冷還刺人。行人很少，都緊挨了牆向前走。

克蘭比爾順着聖魏斯打虛教堂走，一轉灣到了蒙瑪特街，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巡警筆直的立在便道上、教堂的後身、一盞煤氣路燈的旁邊。在

燈光的四週，可以看見紅不紅黃不黃的毛毛細雨望下降着。巡警的風帽接着這個雨，他那個樣子像是凍僵了。可是也不知他是喜歡亮光而怕黑呢，也不知是已經走乏了不愛再動，總之他老在路燈的底下，也許他是拿它當作一個伙伴，一個朋友。這個顫巍巍的火苗在這個靜夜裏是他的唯一的陪伴。他老是一動也不動，簡直可以令人疑心他不是一個活人。他的長皮靴反映在好像一片湖的便道上，使他的下半截長出好些來，從遠一看，他彷彿是一個水陸的兩棲怪物，半個身子露在水外。稍近一點再看，他帶着風帽，搵着槍，又像是個修道士或軍士。臉上的五官本就粗大，被風帽的影子一映，顯着越發粗大，然而是一個慈眉善目並且有點淒然的樣子。脣上留着短的濃的灰色鬍子，有個四十來歲。是一個老資格的巡警了。

克蘭比爾慢慢地走到他的身旁，吞吞吐吐低了聲對他說：——該死的母

牛！

接着他就等候這句話的反響。然而這句話並沒有反應。巡警還是不動不聲響，短外套底下的兩手還是交錯着放在胸前。瞪着兩隻大眼，在黑影裏放着光，閃閃地看着克蘭比爾，那個樣子又像是淒涼，又像是輕視。

克蘭比爾有點驚奇，可是還保留住一點決心，結結巴巴又說了：

——該死的母牛！我說你啦。

接着是一個長時間的沉默，紅黃色的細雨還是下着，冰冷的黑影彌漫着。巡警終於開口說了：

——這話可不該說……實在你不該說這話。你這個歲數，應該明白事理了……走你的路罷。

——「爲什麼你不把我帶區？」克蘭比爾問。

巡警頂着濕風帽搖了搖頭，說：

——倘使這些胡說入道的醉鬼各個都要帶區，那可有事做了！……並且那有什麼用處？

三 克蘭比爾聽了這種英雄氣概的輕視話覺得很難受，好半天兩腳泡在水坑裏，愣着不說話。可是在走以前，他要想方法解釋一下：

小 叢 他。——我並不是對你說的：「該死的母牛。」我說這話不是對你也不是對叢他。是因為我心裏有這麼個念頭。

書 巡警又莊嚴又和氣地回答他：

——不管是因為心裏有個念頭或是因為別的事，總歸是不該說，因為當一個人正在盡他的義務，並且受着許多的苦楚，別人就不該說些個廢話去侮辱他……我再告訴你一次叫你走開。

克蘭比爾，低着頭，搭拉着兩條胳膊，冒冒着雨，奔黑暗的地方走了開去。

布特瓦（法郎士作）

（一）

白耳若賚先生說：『我們小時節的那塊小園地，二十步就走完了的那小園地，在那時我們看簡直是一個極大的世界，裏面是充滿了微笑與恐怖。』

『呂西安，你記得布特瓦嗎？』卓歐按照她的習慣微笑着，閉了嘴唇，低頭看着針線活，問白耳若賚。

——我記不記得布特瓦！……我兒時目前經過的所有面目，布特瓦的面目在我的回憶當中是最清楚的了。他的全部五官與他的種種性情老是留在我的腦裏。他的頭頂是尖的……

——「額是低的，」卓歐小姐跟着說。

於是這兄妹二人便一人一句，用一種毫無抑揚的聲調，一種奇怪的嚴重神氣，背誦一種類似記載文字的各個條款：

——額是低的。

——兩個眼珠的顏色是不同的。

——眼光是邪的。

——眼角的皺紋一直伸到太陽邊。

——顴骨是尖的，發赤而有油光。

——雙耳沒有耳輪。

——面上各部毫無表情。

——只有雙手時刻有所動作洩漏出他的心思。

——體瘦，背微駝，貌似軟弱……

——其實力大無比。

——他能以食指與大指不費力地夾碎一個五佛郎的錢幣。

——大指是很大的。

——聲調是滯呆的。

——話是甜蜜的。

忽然白耳若賚先生高聲喊道：

——卓歐——我們忘記說：「頭髮黃汗毛稀」了。從頭再來！

包里納聽見了背的這番話很驚奇，便問她的父親和她的姑母他們何以能學了這段散文，並且爲什麼他們當禱告似地背它。

白耳若賚先生鄭重地回答說：

——包里納，你方纔聽見的是我們白耳若賽家裏應用的一段神聖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屬於宗教的文章。應該將它傳授給你，免得它絕傳我與你的姑母手裏。你的祖父，姑娘，你的祖父白耳若賽歐利奧，他本是不喜愛兒戲事的，卻很尊敬這一段，大半是因為它的來源關係。他給它提名叫『布特瓦的分析』。』他常說從好幾點看來，他覺得布特瓦的分析比加賽司姆潑勒朗的分析好，他常說：『芮諾瑪斯所撰的描寫，就辭典與詞藻方面說，固是較為宏博而豐富，但是布特瓦的描寫，卻以思想清楚，詞句明晰，而勝於前者不少。』他所以有這樣的判斷，是因為都兒城的勒度白耳博士那時尚未將拉勃賽第四冊書內的第三十，第三十一，三十二章加以解釋。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包里納說。

——皆因你不認識布特瓦，我的姑娘。你須知布特瓦是我和你姑母卓歐

兒童時期中一個最熟識的面孔。在你的祖父家庭裏，人們是不斷地談論布特瓦。每人都相信真看見過他的。

——「布特瓦是什麼東西呢？」包里納問。

白耳若賚先生不回答，卻笑起來了，白耳若賚小姐也笑起來，嘴脣還是閉着。

包里納看看父親，看看姑母。她詫異她的姑母笑得這樣痛快，尤詫異的是她的姑母竟能和父親湊在一起，爲同樣的事而笑。的確這是異事，因爲這姊弟二人原是沒有同樣腦經的。

——爸爸，告訴我布特瓦是什麼東西。你既然願意我知道，那末，你就說罷。

——姑娘，布特瓦是一個園丁。父母是亞爾打地方的老實農夫，他自己

在聖娥梅地方開廠發售樹秧。不過主顧都不滿意他，他的生意因此很不好。他遂歇了生意，出去給人作短工。雇用他的人可也不見得永遠滿意他。

說到這兒白耳若賚小姐說了，還是笑着：

三——呂西安，你可記得當我們的父親在寫字棹上找不着他的墨水壺，筆頭，火漆，剪子的時候，他總說：『我很懷疑布特瓦到這兒來過了。』

小——『哎喲，』白耳若賚先生說，『布特瓦的名譽委實是不高明的。』
業——『說完了？』包里納姑娘問。

書——『不，沒有說完呢。布特瓦這個人可注意的是我們都認識他，都跟他相熟，可是……』

——『可是……壓根兒就沒有這個人。』卓歐搶着說。

白耳若賚先生責備的神氣看了看他的妹妹，說：

克 式？布特瓦這個人是有的，我的妹妹。不過是屬於一種特別的生存，這話卻是真的。

——『我越聽越不明白了。』灰心的包里納說。

比 蘭 姑娘，等一會子你就很明顯地看見真情了。你須知道布特瓦生下地就是一個中年人。我那時還是小孩，你的姑母已經是小姑娘了。我們住在聖娥梅城廂的一所小房子裏。我們的雙親在那裏度的是一種安靜隱逸的生活，一直度到我們被一位叫戈耳奴夫人的老太太跑來找着他們爲止。這位老太太是在離城二十里她的孟潑來西小古堡裏住着的，原來是我的母親一位姨祖母

。她應用一種親屬的權利來堅請我們的父母每星期日必須到她家裏去吃飯，在那兒他們卻是異常煩悶。戈耳奴夫人說星期日親戚在一起聚餐是守禮的舉動，只有秉性不端的人纔不知遵守這種古代舊俗的。我的父親在古堡裏煩得要哭出來。他的懊喪真令人看了難過。不過戈耳奴夫人看不出來。她原是任什麼也看不出來的。我的母親比較有勇氣。他和我的父親是一般地感受苦痛小，也許更甚，而她卻微笑着。

——『婦人生來是爲茹苦的，』卓歐說。

——卓歐，凡生在世上的都是註定了爲吃苦的。我們的兩老無論怎樣辭謝這種淒涼的聚餐也是辭不掉。戈耳奴夫人的馬車每星期日午後便來接他們。古堡是非去不可的；那是一種不能脫卸的義務。那是一種規定下的制度，只有革命可以推翻的了。到後來我的父親果真革命了，立了誓一次也不再赴

克的。

戈耳奴夫人的召請了，讓我的母親去臆想關於這種辭謝的不得罪人的藉口和不雷同的理由，那是她最不擅長的事。我們的母親是不懂得作假的。

——呂西安，你說她不願意就是了。倘使願意，她也和別人一樣會撒謊的。

——還是這樣說吧：「她倘使有現成的好理由，她就舉出這些理由，不願再去創造一些不好的」妹妹你記得不記得，有一次她吃飯的時候竟這樣說：「幸而卓歐得了百日咳了，我們可以許多天不到古堡去了。」

爾 比 蘭

——『這卻是真的』卓歐說。

——但是你的病後來好了，卓歐。於是戈耳奴夫人一天跑來對我們的母親說：『我的寶貝，我很指望你同了你的丈夫星期日到我那裏去吃飯。』我的母親正受了丈夫的委託叫她一個有價值的辭謝的理由回答戈耳奴夫人，

到了這個極端的時候遂想出了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卻不是真的。『我異常抱歉，好老太太。我們實不能去。因為星期日，園丁要來。』

聽了這句話戈耳奴夫人從客廳的窗子向外望了望那荒蕪的小園地，那裏的野草和丁香花不像是認識過鎌刀的。

——園丁要來！來幹什麼？

小——來收拾園子呀。

於是我的母親很忸怩地轉臉看了看她方纔稱作園子的這一方塊野草和半野的植物，聳然而感覺得所造的謠言實在不合情理。戈耳奴夫人說：『可以星期一或星期二再來收拾你的……園子。並且也比較好點兒，因為星期日是該做工的。』——『他只有星期日纔有工夫呢。』母親回答。

我嘗見到最糊塗最荒謬的理由卻是最少爲人所駁斥的。大概這些理由有

點使得對方手足無所措罷。所以戈耳奴夫人雖然還不肯馬上放鬆，但是在她一個這樣不肯改變原意的人。這點堅持實不算厲害，由靠椅上站起來的時候她問道：『他叫什麼名字，我的寶貝，你那個園丁？』我的母親毫不遲疑地回答說：『他叫布特瓦。』

布特瓦這個名字成立了。從此布特瓦這個人便存在了。戈耳奴夫人一邊走着一邊喃喃說：『布特瓦！我彷彿是知道的。布特瓦？布特瓦！我很認識他的呀。可是我竟不記得了……他在那兒住？』——『他是做短工的，要是雇他，就得派人到這一家或那一家去告訴他一聲。』

——『唉，我早就這樣想呢：一個好吃懶做無一定住所的遊民……一文不值的人。多留神他一點吧，我的寶貝。』

從此布特瓦的性情也有了。

戈般先生瑪爾多先生兩位忽然來了，白耳若賽先生，使他們明白談話的內容便說道：

三——我們正在談起有一天我的母親憑空捏造出來的一個人，她讓他作聖娥梅的園丁，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從此他就活動起來了。

小——『親愛的大師，可否請你再說一遍你方纔說的話？』戈般先生揩了鼻涕，揩他的夾鼻鏡的玻璃說。

書——可以的。本來沒有什麼園丁的。園丁原是不存在的。因為我母親說「園丁要來。」於是立刻就有了園丁。而他就活動起來了。

——親愛的大師，既然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他又怎樣能活動呢？

——他的生存是屬於另一種的。

『你的意思是說一種假想的生存罷。』戈般不屑地回答。

大師喊起來了：『假想於生話就不算回事嗎？這些神話史裏的人物就不能在人羣裏活動嗎？戈般先生，他對於神話去仔細想一想，你便看出來那些在人的心靈方面有最深切最永久的影響的卻不是真正的生物，而是一些假想出來的生物。到處，並且永遠是一些並不比布特瓦更真實的生物給與了各民族以憎以愛以懼以期望，勸人爲惡，享受祭祀，定法律，定風俗。戈般先生，你對於不朽的神話仔細去想一想吧。布特瓦是一個屬於神話的人物，是排在最不着名之列的，這個我承認，並且是屬於最卑賤階級的。可最當年北方鄉人桌上供奉的那粗陋的羊脚仙不是也被承認爲值得放在芮耳丹斯的一幅圖畫裏和拉封戴納的一首寓言裏嗎？西考拉克斯的滿身長毛的兒子不也走進了莎士比亞的尊貴世界裏嗎。布特瓦運氣沒有他們好，所以永遠是受詩人及藝

術家的輕視。他缺少的是偉大，奇特，風格，性情。他是產生在一些太重理智的腦內，是生在一些能讀能寫可是沒有那種想像力作寓言的人羣裏的。我想，兩位先生，我說的這番話足使你們明瞭布特瓦的實在性質了。

三 — 『我有點明白他的性質了。』戈般先生說。

通 白耳若賚先生於是繼續他的談話說：

小 — 布特瓦是存在的。我可以斷言，他是存在的。先生們，你們不妨考究一下子，你們便能相信生存並不一定需要物質，生存不過是屬性與主體的連絡者，僅僅表示一種關係而已。

—— 『這是無疑的，』瑪爾多說，『可是沒有屬性的生物就等於沒有存在。我忘了誰會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就是生存的那個人。』請你們原諒我的記憶力不佳。我們不能樣樣都記牢。不過說這話的這位姓名不詳的仁兄實

在犯了一個少見的粗心毛病。他用這種不加思索的話使人們當作他是沒有屬性並且沒有任何聯絡的，他不啻是宣佈他本人是不存在的，糊里糊塗地將自己本身取消了。我敢賭東道人們是再也不會更談到這個人的。

——「你這東道輪了，」白耳若賚先生回說，「這位先生後來曾經用一大堆形容詞加在自己身上來糾正他這句自私自利話的壞影響，而人們遂很多提到他的時候，不過常常是毫無意識地提到就是了。」

——「我不很了解是怎麼回事。」戈般先生說。

——「原是用不着了解的。」瑪爾多先生回說。他隨後就要求白耳若賚先生繼續講布特瓦的事。

大師說：

——承情的很，你來問到我。待我來告訴你，布特瓦是於十九世紀的下

半紀生在聖娥梅地方。倘使能早數百年生在亞爾代尼的森林裏，或勃老司梁特的森林裏，這當然與他更爲有利。因爲他就變成一個具有超人技巧的惡神了。

三 ——『戈般先生，喝杯茶罷，』包里納說。

通 ——『布特瓦究竟是不是一個惡神呢？』瑪爾多先生問。

小 ——『他是一個惡神』白耳若賚先生回答，『他有點兒像惡神，可不絕對是惡神。他彷彿一些魔鬼，人們說他們是很殘忍的，然而等到與他們稍事往還，在他們身上也可發現一些美德。因此我頗有點相信人們有點糟塌布特

瓦。戈耳奴夫人天生就跟他不對，所以立刻就疑心他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是一個酒鬼，一個小偷兒。她並且想到我的母親是一個沒有錢的人，她既然雇用了他，這一定是因爲他不求大工資，那末她是否能多佔便宜倘使把原來

用的園丁辭了改雇布特瓦，因為原來的園丁名譽雖好，可是需索也很多。那時正是剪削樹枝的時候。她想到白耳若賚夫人，她是窮的，既不給好多的錢與布特瓦，她自己是有錢的當然更可以給的少了，因為按照習慣總是富人比窮人給錢給的少。於是她已經看見她的那些柏樹剪削的成行，成圓球，成塔形，而並沒有費了多少錢。她並且心裏說：『我當然要留心看守着不叫布特瓦瞎耗工夫，不叫他偷我。我也沒有什麼險可冒，儘剩得便宜了。這些流氓往往比規規矩矩的工人手藝高強呢。』她遂決定試一試，對我的母親說了：『寶貝，你叫布特瓦到我家裏去罷。我讓他在我的園裏幹活。』我的母親答應了他。她當然很高興她辦這事的。不過事實上實在辦不到。戈耳奴夫人在孟潑來西等候了布特瓦，總也等不着。她的思想是連貫的。她的一切計劃是有恆的。等她再見我的母親的時候，她就埋怨並沒看見布特瓦的影蹤。『寶

貝，你沒對他說我等他嗎？」——「怎樣沒說呢，不過他是古怪的，特別的……」——「哦我知道這類的人。你那個布特瓦，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了。不過從來也沒有一個工人古怪得至於不肯到我的孟潑來西來幹活的。我這份人家是有名氣的。布特瓦一定會服從我的命令的，並且是高高興興服從的。寶貝，你只要告訴我，他住在什麼地方就是了，我會自己去找他的。」我的母親同說她不知布特瓦住在何處，並且大家也不知道他有一個住處，他是無家無室的。「我以後就沒有見過他。我想他多半是躲起來了。」她還能比這回答的更好嗎？

可是戈耳奴夫人不肯輕信她的話。她疑心我的母親生恐以後雇不着布特瓦或是怕他被戈耳奴夫人慣的胃口太大，所以在那裏調唆他隱藏起來不讓人找着。於是她認定我的母親實在是太自私自利。許多曾經舉世公認且為歷史

克 蘭 比 爾

所稱許的批評都是和戈耳奴夫人的這種判斷一樣的有理由。

——『這倒是真的？』包里納說。

——『什麼是真的？』卓歐半睡半醒的問。

——就是歷史上的判斷常常是錯誤的。我記得，爸爸，有一天你會說過：『羅蘭夫人實在太老實，她一心指望着後人的公正，她卻沒想到與她同時的人既是一些惡猴，後人當然也是惡猴。』

——『包里納，布特瓦的歷史與你所說的有什麼關係？』卓歐小姐厲聲地問。

——有很大的關係，姑母。

——我看不出來。

白耳若賚先生是不反對一切難題的討論的，便回答他的女兒說：

——倘使各種不公道的事實在這一世最後都有了補救，那末人們總也不會想像出那個另外的一世來作這種補救工夫了。後人何能公允地判斷所有的死人？怎樣跑到死人躲在裏面的黑影裏去審問他們？當人們對於他們剛剛可以公道的時候，人們卻已忘了他們。可是人能公道嗎？公道是什麼東西呢？

三 然而戈耳奴夫人日子久了也只好承認我的母親並不欺她，布特瓦實在是無法找到的人。

業 不過她還不放棄發現他的心。她問她所有的親戚，朋友，街鄰，僕婦，書 常交買賣的商人是否認得布特瓦。只有兩三個人回答從來沒有聽見說過這個人。一大半人都以為曾經見過他的。

——『布特瓦麼！我頂熟的呀。不過我卻說不出究竟是誰。』修路的工人搔着耳朵說。

最精確的消息要算勃來士先生所供給的那個。他是收註冊費的專員，他聲明曾經雇用布特瓦在他的院內劈過木柴，是從十月十九到二十三那幾天裏，是有慧星的那一年。

一天早晨戈耳奴夫人大喘着氣奔到我父親的書房裏。

——我剛纔見着布特瓦了。

——啊！

——我看見他了。

——真的嗎？

——千真萬真的。他先是緊挨着唐霜先生的牆腳向前走。隨後轉灣到亞培斯街，他走的很快。我追不上了。

——真是他嗎？

——沒有錯兒。一個五十左右的人，瘦格兒，駝着背，一副流氓的神氣，一件靛藍的外褂。

——『這一套話倒是可以攔在布特瓦身上的』我的父親說。

——你看是不是。並且我還叫了他。我喊了：『布特瓦，』他回了回頭。

——『這是公安局的人員對於所訪拿的罪犯證明是否正身用的方法。』

小 我的父親說。

——我不早對你說就是他嗎！……這布特瓦，果然讓我找到了。不過這個人神氣實在不高明。你們，你與你的妻子實在是太大意了，用這樣的人在 家裏。我對於看相是懂得的，雖然我只看了他個背影，我斷定他是一個賊，也許是一個殺人的凶漢。他的雙耳無輪，這是一個矇不了人的標誌。

——啊！你會注意到他的雙耳無輪？

——什麼也逃不過我的眼的。我的親愛的白耳若賚先生，你若不願意連同你的妻子小孩一齊被人暗殺，那你就不要再讓布特瓦進你的門了。我再勸告你一樁事；把各房門的鎖都換一換吧。

克 過了幾天，湊巧有人偷了戈耳奴人圍裏三個甜瓜，偷瓜的人沒有找着，她就疑心到布特瓦。許多憲兵奉命到了孟潑來西，他們的調查證實了戈耳奴夫人的懷疑。那時偷瓜果的小偷兒在本地是成羣結隊的猖狂。但是這次竊案卻像是一個人幹的並且幹的異常巧妙。任何東西也沒有破碎，在濕泥上也沒有足跡。作案的人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布特瓦。憲兵隊長就是如此主張，他是很知道布特瓦的，也正在竭力設法捉捕這個傢伙。

73

聖娥梅的日報撰了一篇文論戈耳奴夫人的三個甜瓜，並且根據了城中搜得的消息發表一篇布特瓦的傳。這份報說：『他額是低的，兩個眼珠的顏色

是不同的。眼光是邪的，眼角上的皺紋一直伸到太陽邊，顴骨是尖的，發赤而有油光。雙耳沒有耳輪。體瘦，背微駝，貌似軟弱其實力大無窮：能以食指與大指不費力地夾碎一個五佛郎的錢幣。」這報還懇切的加以按語說：「

三 人們將許多以驚人本領作下的竊案都加在他的身上，其理由是很充分的。」

道 全城中於是都在談論布特瓦。有一天人們聽說他被捕了並且下在獄裏。

小 但是不久即發覺人們當作布特瓦的那個人原來是一個賣歷本的名叫黎哥拜。

叢 因為對他總也找不出一點犯罪證據，所以把他放在拘留所裏禁了十四個月就

釋放了，而布特瓦仍舊是找不着。戈耳奴夫人又被竊了一次，這一回的案作

的比上次更狂妄。竟在她的碗廚裏偷了二把小銀匙。

她認出了這是布特瓦的手段，叫人在她的臥室門上加了一條鐵鏈，從此她再也睡不安穩了。

到了十點鐘光景，包里納同房睡去了。卓歐小姐對她的哥哥說：

——不要忘記說布特瓦怎樣誘姦戈耳奴夫人的廚娘那回事呵！

克 爾 比 爾

——我正想到這樁事呢。此事若不講，那就是把布特瓦的歷史裏最精采的一段遺漏了。不過，一切都該順着秩序來的。法廳方面是很仔細地在搜求布特瓦，但是找不着。現在人們知道了他是找不到的，人人卻都拚命地找起他來了：聰明的人原是可以從此成功的。因為聰明人在聖娥梅及四鄉是很多的，於是布特瓦同一個時候在街頭，田間，林中都被人看見了。他的性質方面如此一來又增了一格。人們將那許多民間英雄所有的同時能出現於各地的本事加在了他的身上。能頃刻間飛越長距離的路程，能忽然現身在人們最想不到他會光降的地方，這樣一個生物當然使人害怕。布特瓦遂成了聖娥梅的

恐怖。戈耳奴夫人是深信布特瓦曾偷她三個甜瓜三個小湯匙的，她便生活在恐怖裏，高壘深居在孟潑來西堡內了。門門，鐵柵，門鎖還不能使她放心，她認定布特瓦是一個能穿門而過的縹緲如烟的生物。那時她的家裏又發生了一件增加了她的恐怖。原來她的廚娘被人誘姦之後，到了一個隱藏不住過失的時期了。可是她堅決不肯說出姦誘她的人。

——『她名叫莒多耳。』卓歐小姐說。

——是的，她叫莒多耳，大家因她下巴上有一撮長的鈎形的鬚子都以爲她不會有愛情的危險的。當年拍拉格的公主突然生出一撮鬚子固然保護住了她的童貞。然而莒多耳成年後生出的這撮鬚子卻不足堅守住莒多耳的盛德。戈耳奴夫人逼着莒多耳叫她說出先誘她而後棄她於患難中的那個男子。莒多耳淚流滿面，可是一聲不響。軟求也罷，恫嚇也罷，她總是不說。戈耳奴夫

人作了一個長時間的精細的調查；她巧妙地審問了鄰居的男子，鄰居的女子，同她交買賣的商人，園丁，修路的小工，好些憲兵，但也問不出奸夫的踪跡。她於是重新想由莒多耳口內套出真情：『莒多耳，這本是爲你自己好，你告訴我倒是什麼人。』莒多耳還是閉口無言。那時忽然一線光明穿過了戈耳奴夫人的腦筋：『是布特瓦罷！』那廚娘哭了，可仍舊是不回答。『定是布特瓦！我怎麼會早不猜着的呢？定是布特瓦了！你這個混賬娘兒們呵，混賬娘兒們呵。』

於是戈耳奴夫人深信布特瓦害她的廚娘有了孕。在聖娥梅地方從審判廳長起一直到點路燈工人養的小吧狗止都認識莒多耳和她的菜筐的。等到布特瓦誘姦莒多耳的消息一傳開，全城都充滿了驚訝，嘆賞與歡悅。布特瓦於是被認成一個手段神奇的人，是一萬一千個少女的情人。還有五六個在那年降

生的孩子也因了一些不甚顯著的蛛絲馬跡被派在他的名下：這些孩子。以世上等待他們未享的樂趣和她們的母親所得的快樂而論，原是以不降生爲是的。此外人們還指出了開「漁人雅集」小酒店的東家馬雷沙先生的女僕，一個送麵包的女人和朋比格街的小駝背婦人，這三個婦人都因順從了布特瓦而增添了一個孩子。當地的太太們都喊了說：「這怪物啊！」

布特瓦，這位看不見的半仙便使全城的少女都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可是據老人們說自古以來這個城裏生長的少女向來是很安分的。

他是這樣散佈在城裏郊外了。然而他仍舊由種種渺茫的線索與我們的家發生着關係。他常走過我們的門口，他彷彿有時候跳過我們的花園圍牆。我們從沒有正面同他相見過。可是時時刻刻我們認出來這是他的影子。這是他的聲音，他的足跡。不止一次我們黃昏邊好像看見他的背影在路角上。在我

與我的妹妹看來他的性質稍稍有點不同。他仍舊是凶很作惡，可是他有點兒戲而天真。他不如在別處那麼真切，不過，我敢說，他是比在別處饒有詩意。他是走進了那巧妙的兒童傳說的範圍裏面了。他有點像克洛格米特（法國乳娘恐嚇小兒的傳說中人物，如中國之媽虎子。狐狸媽媽等——譯者註，）

像福哀特老人（與聖誕老人同來，臨行留木棍數根，為責淘氣兒童之用——

譯者註，）像夜晚閉小兒眼睛的賣沙的人（亦係嚇小兒之傳說中人物——譯

者註）了。他並不是夜晚到馬圈裏把各馬的尾巴結在一起的那個惡魔。他沒有那麼野，可也沒有那麼有趣，但是一樣地好作弄人，他常畫些鬍子在我妹

妹的布人上面。我們睡着以前，躺在床上常常聽他，聽見他跟着貓在房頂上哭喊，隨着狗汪汪亂叫，在壁內烟筒裏哼哼。在街上學晚歸的醉人唱歌。

我們所以老不忘布特瓦並且與他相熟，我們所以很關心他的行動，實在

是因爲我們四週的東西裏都夾着他的紀念。比方卓歐的那些玩偶，我的練習簿，那是屢次被他弄亂或塗抹得亂七八糟的：花園的圍牆，在上面我們常看見他的紅眼出現於黑影裏面，那藍瓷盆子，一個冬夜被他裂了一條縫，不過那也許是凍裂的：此外樹呀，街道呀，長凳呀樣樣都使我們想起布特瓦，我們的布特瓦，兒童們的布特瓦，這個本鄉獨有的，神話中的人物。就丰采與小詩意而論他固比不上最笨拙的牧羊神，比不上西西勒島上或戴沙黎地方的最蠢的六畜神。不過他總不失爲一個半仙。

在我們的父親目中，他的性質完全異於我們所見的，布特瓦乃是象徵的，有哲學意義的。我們的父親對於人類是很能寬宥的。他相信人類根本是不甚有理性的，他們的錯誤，倘使不十分荒謬，能使他感覺有趣而引起他的微笑。大家相信布特瓦這回事，在他看起來這是人類一切信仰的一種縮影，所

以他未免有點關心。他是愛嘲笑的爱譏刺的，所以他談起布特瓦來總是彷彿談起一個實有其人似的。他有時談的這樣堅決，述說情節是這樣的精確，我的母親往往要驚異起來，愜然對他說：『你說的彷彿是很認真了，朋友，可
是你難說不知道……』

他正顏回答說：『全個聖娥梅城都相信布特瓦是有的。我若加以否認，我還能算是一個好百姓嗎？在欲取消共同信仰的某一則之前，應該仔細先考察一下。』

只有十足的君子人方有這種顧慮。其實我的父親是一個抱加桑諦的樂天主義的人。他將他的情感與公共的情感調為一致，他和本地居民一樣相信布特瓦的存在，但是布特瓦參預偷甜瓜及誘廚娘的傳說他是不接受的。總之他為作聖娥梅的良民起見他隨着相信布特瓦的存在，至於城內發生的事情，他

卻拋開了布特瓦來解釋它。因此在這情形之下以及別種其他情形之下他總是作漂亮的人物，腦筋清楚的人物。

說到我們的母親，她對於布特瓦的產生頗有點自疚了，這原不爲無故。

三 因爲布特瓦，是生於我母親的一句誑話，正如格里朋是生於詩人的誑言。當然這兩種過失是不一般大的：我母親的罪比莎士比亞的小多了。但是她很害怕很驚慌，眼看了她的很細微的誑語無邊無岸地擴大起來，她的小小的欺詐獲得了這樣神妙的一個結果，並且這個結果並未停止，而伸足到全城，且有侵犯全世界的可能。有一天，她簡直神色沮喪了，因她彷彿看見了她的誑言將要轟然立到她的面前。那一天，她的一個女僕，這女僕是新僱的並且是新到聖娥梅的，跑來對她說一個男子要見她：「他說有話要跟太太說。」

——怎樣一個人？

——穿着一件短褂，他很像是一個鄉間工人。

——他說了他的名姓嗎？

——說了，太太。

——他叫什麼？

——布特瓦。

——他對你說他叫？……

——是的，太太，他在廚房裏等着呢。

——你看見他了？

——是的，太太。

——他有什麼事要見我？

——他沒對我說。他必須見了太太纔說呢。

——去問他，爲甚麼事見我？

等女僕回到廚下，布特瓦已不在那兒了。這個新來女僕與布特瓦的相遇，便成了疑案。可是我相信從此我的母親便有點相信布特瓦也許是真有的，而她自己也許並沒有扯謊。

